

第三回 華峰蓮為憐才喬催妝 尹苻煙誤於歸題合巹

詞曰：

誤、誤、誤，美愛美兮何故？不是憐才應是妒，甜殺酸如醋。一紙催妝曾賦，合巹半篇無負。方識惺惺相愛慕，超出尋常數。

話說呂翰林在尹家定了親，回到家與司馬玄賀喜道「兄真好福分！莫要說那人才美，小弟只在他『浣古軒』與『無夢閣』兩處坐了半日，便舉體飄飄欲仙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不過清潔而已。」呂翰林道：「豈獨清潔，就是一匾、一聯皆有深意，令人玩賞不盡！」司馬玄聽了，滿心歡喜、快暢不題。

卻說那劉言，你道為何要見華嶽？原來一個王翰林，也是華嶽的門生，才二十七歲。因前妻死了，聞知華嶽女兒生得標緻，心下要他續弦。因劉言在華嶽門下走動，故托他求親。這日劉言到華府，適值華嶽在家，便叫人請進相見。劉言先說些閒話，坐了一會方說道：「貴門生王翰林新斷了弦，聞知老太師令愛年已及笄，意欲借門牆一脈，引入東牀，故托晚生來求，不識老太師台意允否？」華嶽道：「這事最好，但小女去歲呂近思作伐，已許了蜀中司馬玄。」劉言道：「可就是四川榜首，現寓在呂翰林家住的麼？」華嶽道：「正是他。」劉言笑道：「若說是他，這就是老太師不允，假此推托。」華嶽道：「實情，何為推托？」劉言道：「司馬玄，晚生今見他已托人為媒，別定親了。」若果占老太師門楣，豈有別定之理？」華嶽笑道：「只怕兄打聽差了，那有別定之理？」劉言道：「是晚生親眼看見，怎敢在老太師面前說謊。」華嶽變色道：「兄可知定的是那家麼？」劉言道：「這卻不知晚生今日也是無心中看見，不曾問的。」華嶽道：「托誰人為媒，也該曉得？」劉言道：「為媒不是別人，就是呂老師。」華嶽想一想道：「難道他兩處撮合？」劉言道：「這不難，晚生方才在城南撞見，他說往柳塘去，此時尚恐未回。老太師只消差人在城門前一訪便知。」華嶽道：「既如此，兄且回去，等我訪明白再議。」劉言應諾出來不題。

華嶽就叫的當家人去打聽。只打聽到晚，方回來復道：「呂爺果然與司馬相公到甚麼紅菟村尹家去定親，值等到此時，方定了回來。」華嶽問道：「這尹家是鄉宦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不是鄉宦，說是種田的人家。」華嶽心下想道：「這事甚奇，我堂堂相府，難道不如一個田家？我千金小姐，到不如一個村姑？他為何撇甜桃而尋苦李？若說司馬小子顛狂，難道呂近思也不知事體？」又吩咐家人道：「你明日可悄悄到紅菟村細訪，尹家女兒有甚好處，幾時做親？速來報我。」家人領命到紅菟村訪了一日。回來報知華嶽道：「這尹家老子實實種田。這個女子才十七歲，一村人個個都道標緻無比，還不打緊，說他的才美聰明，隨你甚人也敵他不過。故此呂爺替司馬相公定了，做親還沒日子，不曾說起。」華嶽道：「一個鄉村女子，誰人教他，便這等多才？」家人道：「他鄉里傳說，是當初李閣下老爺教的。」華嶽想道：「李閣下定是李九我，他數年前曾在城南俟命許久，這話不為無據，這女子定有可觀。但我女兒下筆有神、揮毫入聖，我自為當今無二，怎麼又有此女？」因發放家人出去，就走到小姐房中來，將前事細細與小姐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呂柯與司馬玄這等可惡，怎麼不與我說明，竟去定親？」小姐道：「此女果然十分才美，便緊他不得。但不知此女果是何如，怎能得接他一見，與他較一較才學，若果才高，孩兒便甘心了！倘是虛名，又當別論。」華嶽道：「如何好去接他？就是去接，他如何肯來？除非借些事端，叫地方官拿來。」小姐道：「兒女較才，風雅之事，若以勢加，便墮惡道。」華嶽思想了半晌，忽然有悟，自笑道：「孩兒不須心焦。」就低對小姐道：「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遊戲一場，使他認真不得，認假不得。」說罷，就走出來，叫幾個心腹家人，另擇一個吉日，假充呂衙與司馬家人，備一幅厚禮送到尹家，約定某日准要做親。尹老官老實人，那裡看得出真假？滿口應承。

到了正日，絕早就打發花轎、鼓樂、燈籠、火把去迎娶。若說是小人家假充鄉宦，便■■促促要露出馬腳，一個宰相家行事，比翰林更冠冕齊整，無一人疑心是假。尹老官老夫婦看見鬧鬧熱熱，滿心歡喜，只待黃昏，就要打女兒上轎。尹苻煙終是心女子，便問道：「呂老爺來了麼？」有人回說道：「呂老爺朝中有事，不得工夫來。」尹苻煙又問道：「司馬相公來了麼？」又有人回說道：「司馬相公也不曾來。」尹苻煙道：「呂老爺媒人，既朝中公務，不來也還罷得，親迎自是古禮，怎麼他也不來？」叫父親又問家人，回道：「司馬相公說，他四川風俗不行親迎之禮，故只在衙中恭候。」尹老官回復女兒，尹苻煙又對父親道：「你可快與他說，親迎之禮，他四川不行，我京師必要行的。如新郎不來親迎，我斷斷不肯上轎！」尹老官又與家人說知，家人道：「要相公自來也是小事，但路遠日子短，往回三、四十里，再著人回去，趕來豈不誤了良時？莫若從便些罷。」尹老官又與女兒說，尹苻煙定然不肯。家人無法，只得叫人飛馬進城報知華嶽。華嶽想了半晌，無計可施，只得進內與女兒商議道：「事已九分妥了，只少一人親迎。此女又堅執要行此事，急忙中又無一人可代，為之奈何？」小姐也沉吟道：「除非孩兒改了男妝，假充司馬玄坐在轎中不出來，他如何得知？」華嶽聽了笑道：「這也妙，索性遊戲一場，到也是千古韻事。你快改換，我打點轎子伺候。」不多時，小姐果然頭巾圓領，扮做書生模樣，又披紅插花，十分風流。華嶽看了歡喜，將轎抬入府中上了，吩咐家人擁護而去。急急趕到紅菟村，日已平西。村中人聞知新郎來了，都圍著轎子爭看，看見新郎年少清俊，便亂紛紛傳說新郎標緻，就如美人一般，與尹家姑娘真是天生一對。家人見新郎來了，恐怕漏泄風聲，忙催新人上轎。尹老官見家人等了一日，不過意，催女兒上轎。尹苻煙道：「且慢，新郎才子催妝，不可無詩。」就叫取筆硯錦箋，到轎中去索。尹老官也沒奈何，只得將筆硯錦箋叫家人傳去。小姐在轎中暗笑道：「早是我來，若叫他人，卻不又要出丑？」因提筆寫道：

菟村不是浣溪頭，簫鼓喧喧認好逑。

無夢閣中今夜夢，鴛鴦飛上小河洲。

小姐題罷，傳與家人傳去。尹苻煙看了，貼在壁上，十分醉心道：「新郎才美如此，我尹苻煙得所了。」便拜別父母，欣然上轎。一路鼓樂喧天，好不熱鬧。村中親眷要送，都伸手縮腳不敢來，盡說道：「待做親後，再慢慢去探望罷。」

卻說華嶽恐怕娶到府中，人知不便，就在城外借個大宅子，便帶了許多侍女收拾臥房、備酒，自家也到宅中等候。只說路遠，恐怕城門早關誤了良辰，故移在此。果然路遠，喜轎到時已是起更時候了，迎到堂中同拜天地。因是客寓，公姑在家，無堂可拜，只對拜了，就送入洞房。華嶽躲在後堂，打發散了眾執事人役，就叫侍女們送酒到後房中合巹。侍女擺下酒，即將新人方巾揭去，請新郎與他對面而坐。華小姐仔細一看，見他眉似遠山、眼橫秋水，宛然仙子臨凡，心下早有百分親愛。尹苻煙睜眼一看，見他容

兩臉、柳葉雙眉，滿身光豔，飛舞不定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道他才人縱美，不過英挺風流，誰知柔媚芳香轉勝於我，叫我何以為顏？」眾侍女送上酒來，二人微飲了數杯。華小姐心下想道：「外才美矣，內才不知何如？此時不考他一考，更待何時？」又飲了一二杯，便帶笑說道：「催妝小詠，不惜抱慚，今邀天之幸，既已百輛迎來，而鼓鐘在御，琴瑟高張，新人才美，久著香閨，豈可不留佳句以為合巹之榮？」便叫侍兒將筆硯花箋送在新人席上。尹荇煙不好回答，惟低頭作欲將欲迎之態。華小姐見他含羞，因又說道：「嬌羞雖閨秀之常，而才女往往略之。今夕何夕？幸歡然賜教！」尹荇煙心下想道：「女子以顏色為勝，我今色未必勝他，他殷殷索詠，我再不應承，便為他所輕了！」因展開花箋，取筆題詩一首道：

花也新兮燭也新，如何合巹索詩頻？

自憐村女非才子，喜嫁郎尹似美人。

尹荇煙寫罷，便放下筆，也不出一語，只默默低頭而坐。華小姐看見他不假思索，心已先動，及詩完，起身拿來一看，見字字香豔，不覺滿心舒服。又見無意中道破他的行藏，不禁失笑道：「姐姐美如斯，才又如斯。我小妹從不服人，今拜下風矣！」尹荇煙聽見稱呼「姐姐、妹妹」，驚訝不知何意，不住偷睛將華小姐細看。華小姐見他偷看，一發笑道：「姐姐不消看得，你認我是何人？」尹荇煙愈加驚訝，因低低問侍兒道：「難道不是司馬？」侍兒含笑不答。華小姐道：「姐姐認我做司馬，誰知我不是司馬，到還是文君。」因立起身叫侍兒將巾衣脫去，仍露出紅顏綠裙道：「我被這行頭苦了一日！」尹荇煙見新郎是個女子，心下大驚，想道：「他既不是司馬玄，我此來墮人術中矣，必無好意！」心中如此想，不覺顏色變異。華小姐看見，知他心慌，因笑說道：「姐姐不須著忙。小妹久慕姐姐才高，故相接一會，並無惡意。」尹荇煙猶沉吟不語。華小姐道：「姐姐不必過疑，你看我一個柔弱女子，豈可有禍於人者？」尹荇煙想道：「他若是個男子，便須防他，他一個女子，怕他怎的？」方才定了心，改容說道：「小妹鄉野裙衩，不知姐姐為何誘我到此呢？」華小姐道：「姐姐認小妹是誰？」尹荇煙道：「如何認得？」華小姐道：「小妹實說了罷，小妹姓華，家父現任春卿，辦事東閣。」尹荇煙道：「這等，是華小姐了！以太師貴女，無端而忽及賤妾，猶所未解？」華小姐道：「有個緣故。」尹荇煙道：「有甚緣故？乞小姐說明，免我心下狐疑！」

華小姐道：「不瞞姐姐說，我小妹在閨中略識幾字，家父過於溺愛，以為當今無二，不肯輕字與人。去歲因司馬玄二首壽詩相合，家父道他有才，又因他諄諄來求，就許了他。只待春闈得意，便可結親。不期前日有人傳說，司馬玄愛慕姐姐才美，又定了姐姐。家父不信天下更有多才女子勝如小妹者，心下尤忿，故作此遊戲，迎請姐姐到此，叫小妹細細領教。倘是虛名，便可致譏司馬。不想姐姐冰心玉骨，而聰慧敏捷，非我小妹塵凡下質所能幾萬分之一。司馬玄之姻甘讓姐姐，不敢再生癡想矣！」尹荇煙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就疑司馬男子焉有如此美貌，使人抱愧多時。小姐既非司馬，為何催妝佳詠又擅司馬之長？我再不料紫閣嬌生、金閨癡養，又有仙才有如小姐者。我尹荇煙雖長蓬茅，實實心空一世，目無王侯，今見小姐，方知山川秀氣不獨鍾於一人。自悔枋榆之妄，今日君子有人，淑女有日，況貴貴親親，自可弘關雎之雅化。賤妾村芳，自當退守田家荆布。小姐到如此反說！」華小姐道：「姐姐不必虛謙，妹子是真心服善！」尹荇煙道：「賤妾蒙小姐推誠，怎敢浮言？」華小姐道：「惟美愛美，惟才憐才！姐姐與小妹諒有同心，今雖遊戲，天實作緣，何不借此花燭結為姊妹？異日相逐于飛，豈非英皇再見耶？」尹荇煙道：「小姐高論殊足快心，但恐賤妾瑣瑣，不堪追隨。」

華小姐見話已投機，滿心歡喜。就在燈下重梳雲鬢，再整閨妝，與尹荇煙並坐，真是一雙仙子。華小姐又叫點起明燭、焚起好香，要與尹荇煙結盟。各問年紀，俱是十七歲，華小姐只大半月，敘定為姐。二人對拜了四拜起來，個個歡喜。華小姐道：「我們既為姊妹，父親應該請見。」遂自來見父親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又將合巹詩送與父親看，道：「這尹荇煙才美俱在孩兒之上，實實輕他不得。孩兒已與他結為姊妹，父親不妨一見。」華嶽遂將合巹詩細看，看到尾一句，大笑道：「他就疑你是美人。此女不獨才高，這雙眼亦可謂俊慧矣！你與他結為姊妹不差。」因同女兒走進房來。尹荇煙請華嶽上坐，端端拜了四拜。華嶽燈下又見尹荇煙娉婷如玉，舉止端祥，絕不似小家行徑，十分歡喜，正好與孩兒作對。華小姐道：「妹妹既已迎來，決無送回之理，還是通知父母，還是交付新郎？」華嶽道：「只此交付新郎與覺容易，通知父母定漏泄風聲，莫若且藏隱府中，待他尋覓慌張，也可泄我娶而不告之氣！況春闈在邇，倘得志龍門，那時我自處。」大家都笑，以為有理。到次日，悄悄搬回府中。華嶽吩咐家人隱瞞，不許多嘴，故無一人知道。

且不說兩小姐回府，日日較詩論文，親愛玩耍。卻說尹老官自送了女兒出門，到了三朝七日，要買禮來看看，卻又自愧菲薄，怕羞不敢來。央及張老兒道：「你只作賣花，可替我到呂衙看看我女兒好麼？倘遇巧，你說我要買幾個盒兒來看看不妨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！我明日就替你去。」

到次日，果挑了一擔花兒，竟到呂衙來賣。剛剛撞著司馬玄送客出來。客去了，司馬玄看見張老兒就點點頭，叫他到面前說道：「你前日隔壁那寫扇子的尹姑娘則我定他為親了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張老兒笑嘻嘻說道：「相公原來不老實，這段姻緣雖說是呂老爺為媒，還是我花老兒說起的。相公今日已娶了來家，不叫我吃喜酒，到還要說這反關門的話兒來哄我。」司馬玄道：「虧是虧你，喜酒自然相請！那曾娶來？不要取笑！且問你，尹姑娘近日在家好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相公不要瞞我，我不是來討酒吃，我是尹老官央我來看看姑娘。他說前日三朝七日要買禮來，恐怕鄉下人沒甚好東西送來，恐惹呂老爺笑話，故叫我今日只作賣花，來探問一聲。」司馬玄見張老兒說話像個真的，因著驚道：「這話是真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燈籠、火把、鼓樂、人夫在村中鬧了一日，那個不知道？相公親自抬轎來娶的，反問我真也不真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是幾時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前月十三日娶來的。」

司馬玄聽見說得言言有據，驚了一身冷汗，忙扯了花老兒到廳上來，就叫人請呂老爺出來。呂柯出來道：「吾兄何事這等驚慌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不好了！……」指著花老兒道：「他說尹荇煙前月十三我們娶來了。」呂柯道：「那有此事！莫非尹家別有緣故，將女兒藏過，故說此話？」張老兒看見二人驚訝，方知真不曾娶，也著起忙來道：「那日幾百人娶進城來，瞞得那一個？難道呂老爺與司馬相公就沒有一個人看見？」那呂柯道：「這日怎麼不待我媒人來，就輕易嫁女出門？」張老道：「說老爺朝中有事。老爺雖不曾來，司馬相公卻是來的。」司馬玄道：「這話我只是不信，我須親到紅菟村一訪便知。」張老兒道：「相公若不信，就同我去。」呂柯道：「今日遲了，明日去罷。」司馬玄那裡等得？立叫家人轎馬，連飯也不吃，就上馬要行。張老兒還要賣花，司馬玄催得慌，就將花擔兒寄在呂衙，空身跟著司馬玄走。

回來先到尹家報知此事，慌得兩個老夫婦只是哭。隨後司馬玄下馬，四下訪問，眾口一詞，司馬玄見是實，便軟做一團，半步也走不動。不一時，村中知道此事，以為奇聞，都到尹家來看。尹老官請司馬玄到家，說道：「相公前日親自坐在轎中，怎生賴得？」

司馬玄道：「我何曾來？定被他人假了。」尹老官道：「相公既不曾來，這首催妝詩，明明相公坐在轎中寫的，難道也是假的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催妝詩在那裡？」尹老官道：「現貼在壁上哩！」司馬玄道：「可拿來我看！」尹老官道：「女兒總是相公娶去，就進去看也無妨。」遂領了司馬玄到浣古軒來，只見那催妝詩果貼在壁上。司馬玄讀了一遍，心下慌道：「這段姻緣無望了！此事若是紈袴奸人盜娶，或者尹苻煙才女不肯相從，必定透露消息，還好追尋。你看催妝之詩，俊雅風流勝我百倍，且百兩相迎，自然貴介，尹苻煙豈不遂心？怎肯復為我書生動念？這段姻緣當付之春夢矣！」

就起身要回來，因出門遲，到此留戀，天色晚了，尹老官就留他過夜。司馬玄黃昏無事，在浣古軒中與無夢閣上細尋他遺蹤去跡，就是一花一草，片紙隻字，無不香豔幽俏、蕩人心魂、動人想像。司馬玄此時意亂，那能就枕？欲知必竟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風流配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